

海上生明月

■ 张波

海风，海浪，海鸟
海灯，船泊，远方
这些生锈已久的钉子
钉进大海的肌肉从不喊疼
唯有这轮明月
被无形的大手牵着
仿佛一枚风筝在海面上

缓缓升起，又缓缓降落
万千年了
放风筝的还是同一个人
风筝还是那枚旧风筝
看风筝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每个人眼里有不同的风筝
有的人看着看着就笑了
有的人看着看着就疼了

蜡梅花香

■ 汤兴

风霜呼啸着掠过山冈，
吹动树枝却吹不走僵硬。
枝头上的蜡梅花凌寒怒放，
红蕊轻点，晕染冰雪素妆。

冷空气弥漫在山岭，
冰冷手脚冰冷不了人的心房。
严寒中的蜡梅花透着幽香，
疏影横斜，勾勒诗意图远。

啊，蜡梅花，纷纷点点，
你的纹理镌刻岁月沧桑；
啊，蜡梅花，朵朵芬芳，
你的生命透着坚韧与力量。

在我记忆的深处，有一个角落总是被昏黄的煤油灯光晕染着，那是属于我和弟弟的童年时光。昏黄的油灯，在寂静的夜里散发着微弱的光，映照着母亲专注的脸庞。她坐在小板凳上，手中的针线穿梭在破旧的衣衫间，发出细微的声响。而我和弟弟，则依偎在她身旁的小床上，在这暖黄的光晕中，安然入睡。

那时家里条件艰苦，买不起新衣服，所以母亲总是在白天忙完农活和家务后，利用夜晚的时间，坐在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物。她的手很巧，那些破了的洞、脱了的线，在她的手中都能被巧妙地修复。

我常常在半梦半醒间，看到母亲的身影。她的眼神专注而温柔，仿佛在完成一件无比重要的艺术品。灯光下，她的白发若隐若现，那是岁月和辛劳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我知道，她是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才如此辛苦。

半梦半醒间，母亲专注的身影便深深刻在我心里。有一次，我半夜从睡梦中悠悠转醒，看到母亲还在灯下缝补。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轻声地问：“妈，你怎么还不睡啊？”母亲抬起头，对我笑了笑说：“快睡吧，妈把这件衣服补好就睡。你看，明天你就能穿上干净的衣服上学了。”那一刻，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眼眶也湿润了。

母亲对我们的关怀，不仅体现在缝补衣物上，还以另一种方式温暖着我们的童年。她还会在油灯下为我们做一些小玩意儿。母亲在那盏油灯下，给予我们的关怀细致入微。比如，用碎布给我们缝制布娃娃，用竹篾给我们编织小篮子。这些小玩意儿虽然简单，但充满了母亲的爱。每当我拿着这些小玩意儿和小伙伴们玩耍时，心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这些充满母爱的小玩意儿，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时光。然而，随着时间的车轮缓缓前行，我渐渐长大，离开了家乡，参加了工作。但母亲在油灯下缝补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再也不需要穿补丁衣服了，也有了明亮的电灯。但我依然怀念那盏油灯，怀念母亲在油灯下为我们付出的点点滴滴。

那盏油灯，不仅照亮了我们的夜晚，更照亮了我们的心灵。它让我在昏黄的光晕里读懂了母亲的爱，也在摇曳的火光中窥见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日子一天天过去，已是知天命的年龄，而母亲的爱却始终如那盏油灯般在我成长的每一段路途上散发着温暖的光。它默默地指引着我，也不断激励着我勇敢前行。我深知，无论未来走向何方，这份爱都会如影随形。那盏油灯下的温暖记忆，早已化作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永远镌刻在心底。

银杏林里拾一段流光

■ 何卫东

近期，位于河北邢台沙河市栾树村的银杏风景区，犹如打翻了的调色盘，黄、红、绿交织，色调热烈、色彩斑斓，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周末，我们全家一同前往栾树村的银杏风景区游玩。

风是极轻的，若非枝头那些最纤弱的叶梢微微颤动，几乎觉察不出它的来去。然而，风过处，便有几片叶子悠悠地打着旋儿地，从高处辞别了枝干。它们落得那样从容，那样心安理得，仿佛不是凋零，而是一场期待已久且慢悠悠的归家。

我放慢了脚步，向林子深处走去，随后便拿起手机拍起了眼前的美景。脚下厚厚的落叶，积了一层又一层，踏上柔软的，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只觉得一股绵密而富有弹性的力量，从脚底托上来。这寂静便愈发地深了，深得像一口古井。四周的光影也奇妙，头顶上是晃眼的金，脚下是沉静且带着些褐色的金，而光柱从枝叶的缝隙里直插下来，便成了一道道看得见的、半透明的实体，里面有无数的微尘，像些金色的飞虫，在那里浮沉、舞动。我立在这一片金色的光与影的牢笼里，竟有些痴了，一时忘了移步。

走近一棵极老的银杏，伸手抚上那粗糙的树皮。那纹理嶙峋着，深一道浅一道，是岁月用无形的手雕刻下的年轮。它什么

也不说，只静静地站着，便将千百个春秋的寒暑收纳在了身体里。它见过更热闹的，也见过更寂寞的。那些在我头上喧哗着灿烂着的叶子，不过是它一季的言语罢了。明年的此时，它们又会重新生长，重新喧哗，重复着这金黄色的故事。热闹是它们的，而永恒，这静默的近乎残酷的永恒才是这老树的风骨。

一片叶子，恰好落在我的肩上。我拈起它，那小小的、扇子般的形状，边缘已有些干枯卷曲，叶脉却依旧清晰，像一张精致的地图，标记着它从青绿到金黄的一生。它这样美，美得这股决绝，仿佛将一生的力气都用在最后的颜色上了。这盛大的凋零，竟比初生的嫩绿，更多了几分惊心动魄的意味。

忽然想起一句旧诗来，是李义山的“维摩一室原多病，赖有天花作道场”。此情此景，自然与那佛法的典故不甚相合，只是这满地的落叶，在我眼里，却忽然有了“天花”的意味。它们是这样静美且无所求地落下来，铺满了尘泥，将一片平凡的林地，化作了庄严的道场。

回去的路仿佛比来时轻快了些。那一片金黄色的海，渐渐又缩成一条线、一个点，终于消失在暮色里。我什么也没有带走，除了肩头一点清冷的阳光，与心中一片无言的宁静。



● 何卫东 摄

月照陈仓

■ 景琛

陕西宝鸡的夜色，是从青铜器博物馆的飞檐上那抹月光开始的。当暮色染红渭河水，这座城市的骨血里，便漫溢出一种不同于别处的古意。

登上石鼓阁。月光如练，将陈仓老街照得通透。远处秦岭的轮廓如卧龙，脚下渭水汤汤，青铜器博物馆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凝重，像一尊巨大的何尊静默伫立。在坡顶能望见整座城，新建的高楼与旧时的街巷交错，都被笼罩在渐浓的月色里。河水中倒映着两岸灯火，恍惚间竟分不清哪里是今夕的霓虹，哪里是千年前的渔火。

渭河的波光裹着皎白的月色，缓缓向西流去。当青铜器博物馆的轮廓在夜色中渐次模糊，石鼓山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像是给这座古城别上的珠簪。

下山时，渭河平原万家灯火。每个窗子里，都有不同的团圆故事在上演。而天上那轮月亮，依旧如《诗经·陈风·月出》里“月出皎兮”那般清澈。它照过周公礼作乐的凤凰山，照过诸葛亮屯兵的五丈原，如今又照在青铜器博物馆的玻璃幕墙上，古今光影在此刻重叠。这月光，照了七千年，还要继续照下去。就像渭河，日夜东流，却永远滋润着这

片生长周秦文明的土地。而我们，都是月光下的归人，在每一个中秋夜里，寻着这亘古不变的光，回到叫作“家乡”的地方。

更晚些时候，月亮升得高了。清辉洒在渭河上，河水便成了一条流动的银练。岸边的芦苇丛里，偶尔传来水鸟的扑翅声。有年轻人并肩坐在堤岸上，低声说着话，他们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水里去。这一夜的宝鸡，有千万个故事在月光下静静生长。而月亮只是静静地看着，从周原的青铜鼎看到今日的玻璃窗，看到此刻手机屏幕上祝福的话语。

变的是人间，不变的是这清辉，以及清辉里那份对团圆的期盼。

月光渐渐西斜，将青铜器博物馆的影子拉得悠长。城里的灯火次第熄灭，唯有渭河的水声还载着满河碎银，潺潺流向黎明。石鼓山静默如初，像一位守夜人，护着山脚下千百个安然的梦想。

这一夜故事，都将被月光收纳，沉淀为这座古城记忆的一部分。当明日朝阳升起，月光会褪成心底最温柔的底色，而渭河水依旧东流，如同岁月本身——带走了具体的夜晚，却留下了月光永恒的温度，照亮每一个思归的旅途。

落叶的告别

■ 杨丽丽

当寒冷的北风越过山川，枝头残存的叶片便迎来了最后的告别仪式。它们熬过了秋霜的浸染，在寒意渐浓的北风里，与相守一整年的枝丫作最后的诀别。这份告别，褪去了秋日的缠绵，多了几分寒天的清寂，在冬意渐深中沉淀出最淡然的意蕴。

古人早已读懂落叶的深情。屈原在《九歌》中写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那随风轻扬的落叶，是湘水之畔最缠绵的絮语，将离别愁绪化作漫天飞舞的诗行。宋玉在《九辩》中叹“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却未止于悲秋，而是从落叶的飘零中看见自然的节律。难怪欧阳修说“草木无情，有时飘零”，这份“无情”恰是自然的通透——深知万物有始有终，告别不过是另一种开始。

古人早已读懂落叶的深情。屈原在《九歌》中写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那随风轻扬的落叶，是湘水之畔最缠绵的絮语，将离别愁绪化作漫天飞舞的诗行。宋玉在《九辩》中叹“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却未止于悲秋，而是从落叶的飘零中看见自然的节律。难怪欧阳修说“草木无情，有时飘零”，这份“无情”恰是自然的通透——深知万物有始有终，告别不过是另一种开始。

我最爱在阳光普照的午后，漫步在

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脚下的落叶早已褪去盛夏的翠绿，染上焦糖般的暖黄，踩上去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是在低声呢喃。抬头望去，枝头还挂着几片迟迟不肯离去的残叶，它们在风中微微颤动，仿佛在与枝条作最后的告别。忽然想起晋代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份洒脱与落叶的告别何其相似。它们不恋枝头的繁华，不怨寒风的催促，顺着风的方向，坦然奔赴一场宿命的邀约。

落叶的告别，藏着生命的智慧。李商隐写过“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枯荷尚且能在萧瑟中成就另一种景致，何况落叶。它们并非走向消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龚自珍写过“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叶亦是如此，当它们吻别枝头，飘落大地，

便在泥土中腐烂、分解，将积攒了一整年的养分回馈给滋养自己的树木。这种“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奉献，让告别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也让生命在循环中生生不息。

记得小时候，每到落叶飘零的季节，奶奶爱带着我清扫庭院里的落叶。她说：“这落下的叶子藏着整年的阳气，埋在树根下，能帮树木熬过寒冬。”那时只觉得落叶好玩，把它们攒起来堆成小丘，看着霜花落在上面，像是撒了一层碎银。如今想来，奶奶的话里藏着最朴素的生命智慧。落叶的告别，不是消亡，而是蛰伏，是将今生的荣光与能量，化作来春新绿的伏笔。正如泰戈尔所言：“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份静美，正是源于对生命轮回的坦然接纳。

城市的街头，落叶常常被清扫干净，但总有些角落留着它们的踪迹。公园的

长椅下，墙角的缝隙里，甚至窗台上，偶尔会飘来一两片金黄的银杏叶，像是大自然偷偷送来的信物。它们或许不及春花娇艳，不及夏叶浓绿，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绽放出最耀眼的光彩。就像苏轼晚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恰似落叶面对离别时的从容。

其实，人生亦如落叶。我们会经历相聚与别离，会遭遇繁华与落寞，而每一次告别，都是成长的契机。就像落叶告别枝头，是为了滋养新的生命；我们告别过往，是为了迎接更好的未来。不必为告别伤感，因为所有的离开，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愿我们都能如落叶般从容，在每一次告别中沉淀，在每一次沉淀中成长，于岁月流转中，活出属于自己的静美与芬芳。

书是一盏灯

■ 廖光明

这是一个冬日周末的夜晚，宁静的时光从翻动书页的指尖悄悄流过，字里行间，一片广阔的天地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爱上阅读与文学，要追溯到童年。

20世纪80年代初，街沿小巷挂着的《鸡毛信》《地道战》《铁道游击队》《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小人书、连环画，总吸引我驻足流连。而我对“故事”的亲近感，更多源于当木匠的爷爷。夜晚纳凉的院坝里，我坐在用竹条编织的围席上，爷爷边抽旱烟边讲故事，民间传说、星辰山水经他讲述都生动鲜活。爷爷手艺好、见闻广，慢摇蒲扇沉醉于讲古的模样，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1996年，我成为一名电工。每天忙完工作，我便就着昏黄的床头灯阅读。在书中，我见识不同的人与生活，收获别样感悟。脚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都能

抵达。随着阅读积累，这份力量在人生节点悄然发力，助我先后转向党务、团务、宣传等工作，每次都能快速适应角色。

在文字中，我仰望苍穹，感受时空延伸。翻开《四库全书》，千年旧时光呼啸而至；读《史记》，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足迹跃然纸上，楚汉相争的金戈铁马、屈原投江的悲愤欲绝，都成了可触摸的历史。

品读《哈姆雷特》《红与黑》《老人与海》等西方名著，无需远渡重洋，便能感受异国民情与深沉情感。

我常感恩能以文字修身，随清风把雨落写成诗，让心境如白云轻盈，在安静中守得光明为清喜。人生如厚书、似长诗，不同人会写出不同故事，但我坚信，字句间定能让人感受到鲜活的生命力量。

就像河南籍58岁建筑工人刘诗利，务工20余年仍坚持阅读，每到一地便找图书馆，他在《人民日报》撰文中写道：

“读书不光能获取信息，还能休息放松，让人心情好嘞！”

阅读让人明白，书不是越读越少，而是越读越多，如连绵群山永无止境。读书与写作相互成就，也悄悄增添我的幸福感。

读真情文字动容，读铿锵豪言意气风发，读田园诗篇豁达淡然。

我们无法选择现实世界，却能靠阅读丰富心灵。与书为邻，可忘却城市喧嚣，重拾内心宁静。我仿佛化作装满时光之水的透明瓶子，力量与温暖在其中蒸腾。我看蓝天白云、草木生长、鸟儿鸣唱，是永恒之美，也懂得，作者若不追逐生活表象，内在的生命之树便会静止生长。

许多人睡前必读枕边书，且多从文学作品起步。跌宕的人生、别致的故事、生动的文笔，让人尝遍喜怒哀乐、增长智慧。每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心灵与智慧

的结晶，读者能在字句间与作者展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阅读本就是生活与生命的一部分，赋予生命厚度与色彩，是逐梦的根基。当书籍垫高我们的眼界，既滋养生活，也滋养干涸的心房。

在书的微光里照亮心灵的远方。就像现在，在深夜，世界缩小成一盏灯的大小，城市的喧哗缩小成一个人的心跳。我钟爱这些明亮的事物，譬如书籍、譬如灯光。

每晚留一盏灯，在灯光下翻阅文字。那些酣畅淋漓的字句，如江河涛声奔涌而来，打开并涤荡我的内心，送来清风与阳光。感谢文学与艺术，它们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也是指引前行的明灯，无论世事变迁，书中智慧与情感永远温暖我们。

此刻，在台灯下，夜潮水一样退去，太多美好正从这里溢出……

初识浙江诸暨，是在杨国驹先生的《乡土诸暨》里。一本厚厚的书，拿在手中沉甸甸的，翻开扉页，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古越大地的大门，那股扑面而来的“乡土味”，不是泥土的腥气，也不是炊烟的呛人，而是一种沉淀了千年的文化醇香，让未至其地，先醉其魂。

这种味道，最先从语言里漫出来。诸暨话在杨先生笔下，不是简单的方言，而是古越文化的活化石。他细细剖析“家”字，说在诸暨话里，“家”与“子”“知”同音，一个“家”字，包裹着农耕文明最朴素的谦卑与祈愿——屋檐下，猪是生计，子是希望，二者同音，道尽了生活与血脉交融的深刻。读到“诸暨话的威力”一节，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字的词汇，如“触蟠”“内客”“哺成”，仿佛带着古老的韵律在耳边响起。我虽未亲耳听过地道的诸暨乡音，却能从这文字的考据里，感受到一种语言的“根”的力量。它坚韧、直率，如同书中描述的诸暨人性格，“硬直”而“居高临下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这或许正是这片土地赋予村民的独特禀赋。

“乡土味”更是弥漫在岁时节令、日常饮食的肌理之中。杨先生笔下“盐菜”的制作，仿佛能让人看见春末阳光下，那一片片碧绿的九头芥，如何经过一双双巧手，在盐与时间的催化下，蜕变成为四季佐餐的至味。一句“再吃他三缸盐菜来与我比”，豪气干云，将食物的质朴与人的见识勾连，这是何等的乡土智慧！而“诸暨人过年”，从“二十夜”的掸尘、备年货，到三十夜的分岁饭、压岁钱，再到正月里的走亲访友、板凳龙游弋，一系列繁复而郑重的仪式，勾勒出一幅幅充满温馨的民俗画卷。那饭桌上必须凑单数的菜，那不允许被吃光的“年年有余”，细节里藏着的是对天地、对祖先的敬畏，对生活秩序的坚守，还有那“饭架菜”，在“双抢”的繁忙季节里，主妇们的智慧凝结在蒸笼之中，米饭与菜肴同熟，省时省力，却又在简单的烹饪里，保留了食材的本味。茄子划条拌猪油酱油，白切肉蘸蒜末酱油，这些看似质朴的吃食，如今在城里的蒸菜馆引得食客趋之若鹜，杨先生说，这背后是一种“浓浓的怀旧之情”。我虽未尝过，却似乎能品出那滋味里，有汗水、有辛劳，更有一种在艰苦岁月里磨砺出的、对生活本真的执着。

这味道，也镌刻在古老的建筑与器物上。“诸暨民居的特点”，不同于徽派建筑的精致繁复，更显质朴宽敞，高大的层高是为了竖直放置晒谷的拼垫，木头榫卯的框架，垫着础石的柱子，无不体现着农耕生活的实用需求与因地制宜的智慧。而那一年四季搭在诸暨男人肩上的“大脚布”，更是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它不仅是擦汗的毛巾、洗澡的浴巾，更是包裹物品的行囊，田间换衣的围裙，甚至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标志。这块厚实的苎麻布，承载了多少风雨和汗水，见证了多少劳作与奔波，它像诸暨话一样，是融入这片土地的密码。

然而，《乡土诸暨》给予我的，不仅是这些具体而微的风物描摹，更是一种深沉的文化叩问与乡愁。杨先生不止于记录，他试图从语言、图腾（如“祀嬛”“蝌蚪”）、家庭伦理（如“内客”一词体现的平等观念）中，构建起一个独特的“诸暨古越文化”框架。

他痛心于全球化浪潮下本土